

东野圭吾

11文字の殺人

十一字杀人

[日] 东野圭吾 著

叶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ひがしのけいこ

11 文字の殺人

十一 字杀人

[日] 东野圭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一字杀人 / (日) 东野圭吾著; 叶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327-5693-3

I. ①十… II. ①东… ②叶…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4648 号

11-moji no Satsujin

Copyright © 1987 by Keigo Higashi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字: 09-2009-247 号

十一字杀人

[日] 东野圭吾 著 叶娉 译

责任编辑: 赵 平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08,000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93-3/I·3353

定价: 24.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目 录

独 白 1

第一章 刑警来的那一天 / 3

第二章 他留下的东西 / 28

独 白 2

第三章 消失的女人与死去的男人 / 57

第四章 有人留下了讯息 / 84

独 白 3

第五章 盲眼少女的叙述 / 123

第六章 再一次去海边 / 145

独 白 4

第七章 关于那个怪异的夜晚 / 159

第八章 孤岛杀人事件 / 167

第九章 再也不会发生任何事了 / 192



独白 1

写完信，刚放下笔就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

这是一封长度仅为一行的信，且颇有些词不达意之感。然而，正是这寥寥数语引发了接下来的一切。而且，再也无法回头。

下定决心，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

总而言之，要么付诸实施、要么放弃——就是这样。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其他人的意见也许会有所不同吧。他们一定会顾虑到所谓的“合法性”，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提出另一条解决之道。

更何况——他们会这么说吧——人类真的是一种软弱的生物。

虽然这是一种普遍的论调，但却缺乏诚意。

反正，无论是哪一个方案，我想都是一些乏味得让人打哈欠的无聊意见。他们的解决之道无非是隐瞒和逃避而已，那样的意见提得再多也绝不可能解决任何一个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更别说能撼动我的心灵。

现在，我的心正被一种深切的憎恨所支配着。我既难以摆脱这种憎恨，又无法在它的阴影中生活下去。

所以，只有付诸行动，然后，再一次问问“他们”，真正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不——

“他们”恐怕是不会回答我的吧，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真实的答案是什么。

一想到这里，我的憎恨就如同烈焰般熊熊燃烧。

“来自于无人岛的满满杀意”——仅此而已。然而，这十一个字已经代表了一切……

第一章 刑警来的那一天

1

“我被盯上了。”

他喝了一口杯中的波本威士忌。玻璃杯中的冰块丁当作响，在波本酒里翩然舞动。

“被盯上了？”

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暗想他是在开玩笑吧。

“被盯上了……是什么被盯上了？”

“我的命。”

他回答。

“好像有人想要我的命。”

我笑容依旧。

“为什么想要你的命呢？”

“那个……”

他沉默片刻后再度开口。

“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的声音十分沉重，我不由得收敛起笑意。我盯着他的侧脸看了一会儿，又转头看向吧台后的侍者，最后再一次把视线转回到自己的双手上。

“虽然不知道是谁想要你的命，但是却有那种感觉，是吧？”

“不仅仅是感觉。”

“是真的被盯上了？”

他又叫了一杯波本酒。

我环顾四周，在确认无人关注我俩之后，我冲着他的侧脸轻轻叫了一声。

“唉，那你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这样……”

他将波本酒一饮而尽，然后点燃一根香烟。

“被盯上了啊，仅此而已。”接着，他小声嘀咕了一句，“真是糟糕啊……本来我是不打算说出来的，可是不知不觉就说漏了嘴。大概是受到白天那件事情的影响吧。”

“白天发生了什么事？”

“也没什么……”他摇摇头，“反正这件事是不应该告诉你的。”

我盯着自己手中的玻璃杯。

“因为就算告诉了我，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吧。”

“不只是那样。”他说，“告诉你这件事不仅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担心，而且也不能借此消除我的不安。”

对于他的话，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将吧台下双脚交叉

起来。

“嗯，总之，你是被某个人盯上了吧？”

“没错。”

“你自己就没有一点头绪吗？”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呢。”

自从他进入酒吧后，这还是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他吸了口烟，白色的烟雾从他的齿缝中袅袅散出。

“如果有人想要你的性命，但你却斩钉截铁地说自己毫无头绪，世界上会有这种人吗？换成是你的话会怎么样？”

“如果是我……”我犹豫了一下，“也许会说有，也许会说没有。因为我觉得杀人动机这种东西，和个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我也深有同感啊。”

他缓缓地点了一下头。

“所以你是有点头绪的吧？”

“不是自夸，大致的来龙去脉，我还是心中有数。”

“不可以说出来吗？”

“我总觉得要是说出口的话，哪怕本来只是一件捕风捉影、可有可无的事情，也会变成铁板钉钉的事实。”他接着说道，“我可是很胆小的噢。”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我们各自喝着杯中的酒，感觉疲倦之后，便放下玻璃杯，离开了酒吧，漫步在细雨濛濛的街道上。

我可是很胆小的噢——这是我记忆中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他——川津雅之，是由朋友介绍认识的。

说起那个朋友，是我的责任编辑，名叫荻尾冬子。冬子是位职业女性，在某出版社工作已经十年了。她总是穿着光鲜亮丽的套装，像个英国的白领丽人般昂首挺胸、英姿飒爽地大步而行。我从进入现在这个行当起就和她相识，算起来也快有三年了吧。巧的是冬子和我同龄。

就在两个月前，冬子把稿件的事搁在一边，反而先和我谈起了有关男人的话题。好像是在宣布奄美大岛入梅的那一天。

“我认识了一个很棒的男人！”她一脸认真地说道，“自由作家川津雅之，你认识吗？”

“不认识。”我连许多同行的名字都叫不上来，更无暇去关注什么自由作家。

据冬子说，那个川津雅之准备出书，去出版社商讨细节时，恰巧冬子也在场，两人因此而结识。

“个子高高的，是个美男子呢！”

“噢。”

冬子主动提及男人的话题，这还真是不多见。

“冬子这么推崇备至的男人，我还真想见一见呢！”

我的话音刚落，她就笑了起来，“嗯，下次吧！”

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当真，冬子好像也是如此。这段无关紧要的插曲很快就被我抛诸脑后。

但是，就在几周之后，我却真的邂逅了川津雅之。他刚好也在我和冬子去的那间酒吧，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正在银座举办个展的、胖胖的画家。

川津雅之的确是一个英俊的男人。身高大概有一米八，皮肤被阳光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五官俊朗，身穿白色夹克，更显出了他的帅气。一发现冬子，他便在吧台边稍稍举起手，向她示意。

冬子愉快地和他打了招呼，随后把我介绍给他。不出所料，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即便听冬子介绍说我是一个推理小说作家，他也只是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有如此反应吧。

之后，我们几个便在那家酒吧聊了很久。当时哪里来的那么多话题，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至于到底聊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全无记忆。我唯一能想起来的是聊天结束后，我和川津雅之两人单独步出了酒吧。接着，我们又去了另一家店，大约在一个小时后离开。我虽然有些许醉意，但还不至于要他送我回家，而他也并没有坚持。

三天后，他打来电话约我吃饭。因为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他确实是个不错的男人，所以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就接受了邀请。

“推理小说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

走进宾馆的餐厅，点完食物，刚喝了一口杯中的白葡萄酒润润喉，他便提出了问题。我想都没想，就机械性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吗？”他追问道。

“要是知道的话，我的小说就能卖得更好了。你是怎么想的呢？”

他挠了挠鼻子，认真地说：“推理小说的魅力应该在于虚构吧。现实中的事件有许多是难以区分黑和白的。也就是说，正义和邪恶的分界线是很模糊的。所以，虽然提出了问题，却很难指望有适当的结论，永远只能看到真相的冰山一角。在这方面，小说却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小说就像是一个建筑物，而推理小说则是这个建筑物中最让人花费心血的部分。”

“也许是这样的吧。你也曾经为了正义和邪恶的分界线而烦恼过吗？”

“那个嘛，当然有喽！”他微微扬起嘴角。

应该是有过吧，我这样想。

“那有没有把那些写进你的文章中呢？”

“也写过。”他回答，“当然，不能写进文章中的东西也有很多。”

“为什么不能写？”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问题似乎令他有一丝不快，但他很快就恢复了温和的表情，换了个话题，聊起了绘画。

就在那天晚上，他去了我家。我的房间中到处留有前夫生活的印记，令他颇有些手足无措，但是，没过多久，他也就习惯了。

“他是个新闻记者。”我说起前夫的事，“是一个几乎不着家的男人，到最后，他再也找不到回这个家的理由。”

“所以，他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正是如此。”

川津雅之在前夫曾经拥抱过我的床上，用远比前夫温柔的动作和

我做爱。缠绵过后，他用手环绕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下次到我家去吧！”

我们每周总要见一两次面。大部分都是他来我家，有时候，我也会去他那里。听说他至今单身，从没结过婚，但是，他的房间却整洁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个单身汉之家。我猜测也许是有人帮他打扫的吧。

我们两人的关系很快就被冬子知道了。冬子来取稿件的时候，他也正巧出现在我家，因此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不过，似乎也没有辩解的必要吧。

“你爱他吗？”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冬子问我。

“我很喜欢他。”

“准备结婚吗？”

“怎么可能！”

“是这样啊。”冬子好像稍稍放下心来，吁出一口气，轮廓优美的双唇浮起一抹笑意。“是我介绍你们认识的，你们关系好，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太投入。维持现在这种关系可是明智之举噢！”

“别担心，在这方面我可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之后，又过了两个月。

我和川津雅之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在和冬子约定的那种程度。六月的时候，我们曾经结伴旅行，所幸的是，他并未提及任何关于结婚的话题。如果他真的宣之于口，恐怕我就不得不陷入烦恼了吧。

不过回头想想，他要是提出结婚的要求也不足为奇。毕竟他已经

三十四岁了，完全到了可以考虑婚姻大事的年龄。这样说来，他是否也是一方面和我交往，一方面小心地将我俩的关系维持在一定的程度上呢？

但是，现在再考虑这些事情，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在我们相遇两个月后，川津雅之在大海中告别了这个世界。

3

七月的某天，刑警来访，告知了他的死讯。刑警比我在小说中描写的还要普通，但却颇具警察的风范——也许说颇具说服力更为恰当吧。

“今天早晨，有人在东京湾发现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通过他随身携带的物品，我们证实他就是川津雅之先生。”

一位四十不到、看起来身强力壮的矮个子刑警说道。在他身边是另一个年轻的刑警，安静地站在那里。

几秒钟的失语后，我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身份已经确认了吗？”

“是的。”矮个子刑警点点头，“他老家在静冈吧。我们已经请来了他的妹妹，进行了辨认。而且，通过齿模和 X 光片进行了比对确认，的确就是川津雅之先生。”

我默然无语。

“我们想要详细地请教您一些问题，可以吗？”矮个子刑警客气地问。他们一直站在门口，门大敞着。

我请他们先去附近的咖啡店稍等片刻，刑警们静地点头离去。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大门口，呆呆地望着门外。过了一会儿，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门关上，回到卧室换了一身外出的服装。当我站在梳妆台的镜子前想要擦点口红时，突然吓了一跳。

镜子里是一张精疲力竭的脸，已经疲倦得无法再做出任何一丝表情。

我将目光从镜中自己的脸上移开，调整了一下呼吸，再次面对镜中的自己。这次镜中的映像稍稍有了一些变化。我点点头，总算接受了自己的模样。我的确非常喜欢他，喜欢的人死了，感到悲痛也在情理之中……

几分钟后，我走进了咖啡店，与等候在那儿的刑警相对而坐。这家店我经常来，这儿也卖蛋糕之类的甜点。是一种低甜度、口味清淡的蛋糕。

“他是被谋杀的。”刑警开门见山地说。

但是，我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神色，这已经是意料中的事。

“他是怎么被杀死的呢？”我问道。

“是以非常残忍的方式。”刑警皱着眉头回答，“他的后脑受到了钝器的猛烈击打，随后被丢弃在港口边，就像是一件垃圾一样，被随随便便地扔在了那里。”

我的爱人，像垃圾一般被人随随便便地丢弃——

刑警轻轻地咳了一声，我从悲伤中抬起头。

“那么，死亡原因是颅内出血之类的吧？”

“不。”他停顿一下，重新端详了我的脸之后，再度开口，“现在就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虽然后脑有受到重击的痕迹，但是在正式的解剖结果出来之前，还无法断言。”

“是这样啊。”

换言之，也有可能凶手是以其他手段杀死他之后，再重击他的后脑并抛尸。如果是这样的话，凶手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也许是发现我开始陷入沉思，刑警及时地开口提醒我，“您和川津先生的关系好像相当亲密吧？”

我点点头，因为没有任何需要否认的理由。

“是情侣吗？”

“我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刑警接着询问了我们相识的经过，我也一五一十地回答了。虽然不希望给冬子添什么麻烦，但是最终，我还是说出了她的名字。

“您最后一次和川津先生交谈是什么时候？”

我稍微回想了一下，然后回答，“是前天晚上，他约我出去。”

那天我们先在餐厅吃了饭，随后去酒吧喝酒。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什么都聊……不过，其中……”我低下头，注视着桌上的玻璃烟灰缸，“他曾经提到自己被盯上了。”

“被盯上了？”

“嗯。”

我把前天晚上他说的话告诉了刑警。很明显，刑警的双眼一下子放出了热切的光芒。

“也就是说，川津先生其实自己早就心中有数喽？”

“但是，他也无法肯定。”

的确，他并没有断言自己真的有什么线索。

“但是，您对这件事是毫无头绪的吧？”

我点点头，“我什么都不知道。”

随后，刑警又询问了他的朋友、工作等情况。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

“那么，请问您昨天在什么地方？”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要我提供不在场证明。对方之所以没有提出昨天的具体时间点，也许是由于尚未推断出正确的死亡时间。然而，就算他们能够提出精确的时间点，对于我的不在场证明也没有任何作用。

“昨天一天我都待在家里。”我回答。

“在工作吗？如果您能证明，对我们的工作将会很有帮助。”刑警双眼紧盯着我。

“很遗憾……”我摇摇头，“这我恐怕无法证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人来过。”

“真是遗憾啊。遗憾的事情总是那么多。那么，我们就告辞了，百忙之中前来打扰，真是抱歉。”刑警边说边站起身来。

当天傍晚，不出我的意料，冬子出现了。她气喘吁吁，似乎是一路急奔来到我家的。我开着电脑想要工作，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便拿过一罐啤酒。在喝酒之前，我大哭一场，直到哭累了才开始喝起酒来。

“你也听说了？”冬子盯着我的脸问道。